

台湾研究丛书·文学

乡恋 哲理 亲情

台湾文学散论

张默芸 著

鹭江出版社

6.7

乡恋·哲理·亲情

张默芸

*

鹭江出版社出版

(厦门鼓浪屿安海路35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787×1092毫米 1/32 6.625印张 133千字

1986年7月第1版

1986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5,000

书号: 10422·31 定价: 0.98元

序

肖 乾

我对台港文学毫无研究，没有资格写这个序。只是一九七九年秋我访美时，有幸遇到十几位刚从台湾出来或在台湾毕业后到美国教书的作家。从他们那里，我对那个岛上三十年来的文学状况，略有了点了解。知道那里（以及香港）曾出现不少卓越的小说家和散文家，以及杰出的诗人。因此，八〇年初我在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做报告时，就建议国内文学研究单位、各大学中文系及各出版社，应有专人来系统地研究他们的文学成果，而不应只即兴地翻印或转载他们的作品。

近年来，国内确实涌现出不少位献身于这方面研究工作的学者，福建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的张默芸同志就是其中的一位。这本书是她几年来辛勤钻研成果的第一个结集。

最近，海峡两岸发生了一件颇不寻常的事。大陆诗人流沙河前些日子写了一篇《隔海谈诗》，其中评论了台湾的重要诗人洛夫先生的作品。八三年初，我与洛夫先生在新加坡有过一面之情。一九八五年秋，洛夫写了一篇《隔海说艺》，阐述了他对诗——尤其对他自己诗作的观点，并对流沙河的论点提出异议。承他不弃，把他驳流沙河的文章转交给了我。

现已发表在孟伟哉主编的《现代人》上了。这可以说是海峡两岸在文学方面第一次直接交锋。我相信此举对于促成人为地被分隔开来的海峡两岸作家间的了解，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

因此，我衷心希望台港的同行们对于默芸同志论文中的观点，能坦率地提出看法。这样推诚相见，切磋琢磨，不但必将有助于艺术上的提高，更能填补时空造成的鸿沟，增进我们之间的了解。

目 录

序·····	肖乾
赖和——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	(1)
论林海音的小说创作·····	(19)
点点滴滴尽乡情·····	(36)
——评《城南旧事》	
一首优美动人的叙事诗·····	(47)
——读《孟珠的旅程》	
王拓和他的小说创作·····	(57)
略论宋泽莱小说的讽刺艺术·····	(77)
社会的写真，心灵的记实·····	(86)
——陶然创作述评	
未婚妈妈的哀愁·····	(106)
——季季和她的《涩果》	
三毛创作论·····	(114)
曾心仪小说漫评·····	(135)
爱情·婚姻·社会·····	(155)
——《台湾爱情小说选》序	
生活中，谁没有爱呢？·····	(172)
——读李乔短篇小说集《恋歌》	

乡恋·哲理·亲情..... (178)

——评林海音的散文

文情并茂 真切感人..... (184)

——读《台湾散文选》

彩色的世界..... (188)

——评《台港和海外华人女作家作品选》

后记..... (203)

赖和——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

当我们提起中国新文学的时候，总要怀念大文豪鲁迅先生，因为他是中国新文学的鼻祖。同样，当人们提起台湾新文学的时候，又自然地想起赖和先生，因为他是“台湾新文学的开拓者”^①。台湾新文学是祖国新文学的一部分，而赖和被人们称为“台湾的鲁迅”^②，足见台湾人民对赖和先生的爱戴与敬仰。

一

赖和，原名赖河，一八九四年四月二十五日生于台湾彰化。第二年五月，即一八九五年五月，日本根据与清政府订立的《马关条约》，派海军上将桦山资亿为首任台湾总督，自此，赖和和台湾人民一起，生活在日本帝国主义的铁蹄下。从童年开始，就耳闻目睹日本殖民者的凶残暴敛，以及台湾人民的反抗和斗争。一九〇七年赖和拜黄倬其先生为师学汉文，为日后用中文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一九〇九年进台北

1 林边：《忍看苍天含辱》，见《赖和先生全集》。

2 林曙光：《台湾的作家们》，见《文艺春秋》七卷四期。

医专（台湾大学医学院前身），毕业后回故乡彰化开业，创立赖和医院；一九一七年内渡祖国大陆，在厦门博爱医院当医生，受祖国新思潮影响极大，深感民族自决的重要，对启迪民智的重要性有更进一步的认识；一九一九年下半年返台，参加抗日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台湾民党与新生学会，向台湾文坛介绍“五四”运动情况，积极参与新文学运动，“成为一个热心的社会活动者”^①，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因此，被日本殖民者视为眼中钉；一九二三年因“治警事件”第一次被捕入狱，一九三八年因“思想问题”被迫停业半年，一九四一年第二次被捕入狱，在狱中备受折磨，一九四二年因病重被保释出狱，第二年即病逝，年仅四十九岁。

台湾人民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历尽艰难曲折。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发生及开展，是在日据中期以后的事。这时期，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统治更加严酷，但不愿异族统治的民心，依然如故。大规模的武力抵抗虽被残酷镇压，但蔗民、山民的起义、工人的罢工却经常发生。而受过近代思想洗礼的台湾启蒙运动、政治运动、社会运动、新文化运动等，更以燎原之势，燃遍台湾各地。台湾新文学运动，就是在这种形势下，以崭新的战斗姿态，出现于民族解放运动的舞台。自然，它也深深受祖国大陆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大陆新文学运动始于“文字改革”而终于“文学的改革”；台湾新文学运动亦步其后尘，由黄呈聪、黄朝琴提倡白话文于前，张我军呼吁文学革命于后而逐渐发展起来。“当他们在《台湾民报》上

^① 赖和的自传体小说《阿四》，对这段生活有生动描述，可惜作者早逝，未能完稿。见《赖和先生全集》。

鼓吹白话文和新文学的时候，也正是祖国新文学运动达到最高潮……文学革命获得很大成功的时候。”^①所以说，“它是发源于中国新文学运动中的一个具有光荣传统与灿烂的历史支流”^②。赖和在新文学运动中的贡献，不仅在新旧文学论战过程中坚定地站在张我军、蔡孝乾、杨云萍等新文学阵营一边，撰文参加论战，指出“旧文学不屑与民众发生关系，而新文学则以民众为对象”，所以“符合时代的要求”^③。并郑重声明：“我们是要倡导平民文学，普及民众文化这一种艺术运动”，因为“新文学的艺术价值因其普遍性愈见得伟大，亦愈要着精神和热血，所以敢说有思想的俚谣，有意态的四季春，有情思的采茶歌，其文学价值不在典雅深隽的诗歌之下。”^④这些精辟的见解，无疑对新文学运动的开展有着重大意义。更可贵的是，他深知破坏是容易的，建设却很困难，在当时无人从事新文学创作的具体情况下，第一个把白话文作品的真正价值夺目地呈现在大家面前。在一个文言文的世界中，人们认为白话文是浅薄轻浮的文字表达工具，写大人先生们唾弃的白话文学作品，不能不需要一些胆识。但是，赖和却以他文学上的素养和勇于实践的决心，于一九二五年八月，写下第一篇白话散文《无题》，发表在《台湾民报》上。文章把一个失恋者看到所爱的人出嫁那刹那间的复杂感情，描绘得那样细腻、那样真切：

① 陈少廷：《台湾新文学运动史》。

② 林曙光：《台湾的作家们》。

③ 赖和：《读台日报》《新旧文学之比较》见《全集》。

④ 赖和：《开头我们要明了地声明着》，见《全集》。

.....

一样去年的园子，一样深绿的夏天，才经过一番风雨，遂这么暗没啊！依旧这亭子，依旧这池塘，荷叶依旧的青，荷花依旧的白，可是嗅不到往年的芬香！找不出往年的心境！唉，我的心失落到什么地方去了啊！

.....

鲜丽的野花仙似在怜我，
被厌弃者的孤零！
枝梢的新蝉似能解我——
被厌弃者的惨戚！

作者在散文的形式中，加上诗的语句，被杨云萍称为“台湾新文学运动以来头一篇可纪念的散文，其形式清新、文字优婉。”^①而一九二六年写的第一篇小说《斗闹热》，也是台湾新文学运动中最早的短篇小说之一。作者写的似乎只是一群孩子争吵的小事，表现的却是反对封建礼教、批判旧习恶俗的深刻主题。小说对双方为争面子而“斗闹热”，导致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幕后操纵者从中渔利这种不合理现象，作了真实的描述，引起读者广泛的注意。赖和初试白话文创作的成功，给台湾新文学阵营以鼓舞，并煽起文学青年对白话文创作的爱好。此后，赖和更遵循“为人生而艺术”的宗旨，用现实主义手法创作了不少短篇小说、诗歌、散文、小戏、报告文学和评论。因为都是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文学，为避免日人注意，使用了许多笔名，如懒云、甫三、安都生、灰、走街先等。写作的方式，则是“先用文言文写好后，改

① 杨云萍：《台湾新文学运动的回顾》，见《文献资料选集》。

作白话文，有特殊处，再由白话文修改为当时台岛用的话文。”^①可见他用心之苦，写作态度之认真。

与写作相关的工作是编辑。他曾和黄周一一起主持过《台湾民报》、《台湾新民报》的文艺版，也当过《南音》、《台湾新文学》等杂志的编辑。他当时几乎是拼着命去做这份工作的。由于医务工作繁忙，每天有上百病人等着他治病，故总要等到晚上十点以后才能开始审稿和写作。为此，常熬夜至凌晨二、三点，有时甚至通宵达旦。就这样，他以作家和编辑的身份，培养了不少后起之秀。守愚、虚谷、杨逵、王诗琅以及稍晚的钟理和、叶石涛、钟肇政等等，都深受他的影响。杨逵的《送报夫》，就是经赖和修改、推荐而在《台湾民报》发表的。原稿署名“杨达”，被赖和改为“杨逵”，“我也从新改的逵字想到李逵，想到李逵的双斧，而高兴兴地接受了这个名字。”^②因此，杨逵称赖和先生为“命名之父”。

台湾新文学由赖和“撒下第一粒种子”^③，而终于结出了丰硕的果实。

二

赖和是带着丰厚的生活阅历走上创作道路的。他在日本殖民者的铁蹄下长大成人，又是日据时期的医生，这种职业

^① 黄邨城：《谈谈南音》，见《台北文物》三卷二期。

^② 杨逵：《忆赖和先生》，见《全集》。

^③ 守愚：《赍颜闲话十年前》，见《台北文物》三卷七期。

使他有机会广泛接触各阶层人民，了解他们的生活疾苦和各自不同的特征。明确的是非，鲜明的爱憎，同时代脉搏一起跳动，和人民的苦乐与共，这些构成了赖和创作的现实主义基础。歌德说过：“对天才提出头一个和末一个要求是：爱真实。”赖和作品所以感动人，首先在于他用写实的手法，真切地描写了日据时代殖民者的黑暗统治和台湾人民的悲苦及其抗争。如《可怜她死了》中阿金的遭遇，在旧中国是屡见不鲜的，而小说的背景却是日本统治下的台湾城镇，这就使小说的时代色彩更为鲜明。在日据时代，殖民政府税收名目之多，人民经济负担之重，超过任何时代。阿金的父母交不出户税，只得忍痛将唯一的女儿卖给别人做童养媳。几年后，阿金看到将做自己丈夫的人活泼健康，也自欢喜，然而不幸，她的未婚夫在一次罢工运动中被警察打伤至死，公公既受重伤、又丧爱儿，更闻罢工失败的惨痛消息，在三重打击下也含恨九泉。阿金拼死拼活劳动也养不活一家两口，在万般无奈中，婆婆只得将她卖给富人做姨太太。善良的阿金明知这是个火坑，也只得忍痛往下跳，因为“不忍使她老人家受苦，只有牺牲自己的一身了”，结果在受尽蹂躏后落水身亡。阿金的悲惨命运和她一家人的遭遇，象一面镜子照出日据下台湾人民血泪斑斑的生活。可见赖和作品的取材是平凡的，但主题却非常深刻，这与他的生活和思想有密切关系。他深切同情劳苦大众，作为医生，他常常免费为他们看病治疗；作为现实主义作家，他的笔自然离不开骨肉同胞的苦难和他们的现实环境。因此，童养媳的不幸，小贩的哀愁，青年的愤闷，工人的罢工，农民的抗日运动，山胞的聚众起

义，知识分子的沉沦及其奋斗……都映现在他的作品里。总之，他的视野是广阔的，笔触所至，几遍及当时台湾社会的各个侧面。

文学作品只有塑造了活生生的各种各样的人物典型，才能深刻地反映和描绘那个时代的生活和风貌。赖和的小说，也为我们塑造了日据下台湾社会各种各样的人物形象。如《一杆称仔》中的秦得参，九岁就给人当小长工，受尽地主折磨，十六岁时想租田养家，却因日本制糖会社侵占土地，无田可租，他不愿在日人制糖会社当牛马，干苦力，只得改做散工，终因劳累过度而患病，病愈后，也失去做散工的体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只得借钱贩卖青菜，却遭“查大人”的欺辱，结果因不愿做“畜生”而与日本警察同归于尽。乍看起来，秦得参死得突然，其实这突然之中正蕴藏着一种必然。他青少年时代的遭遇就使他认清了异族统治者的凶恶面目，而勤劳、善良的母亲更培植了他耿直、纯良和刚强的性格。他对日本殖民者的仇恨早在日人抢占土地时就已扎下根，而在菜市场无缘无故地当众受辱和后来的被监禁，自然更使他无法忍受，因此才发出了“人不象个人，畜生，谁愿意做。这是什么世间？活着倒不如死了快乐”的叹息。他终于杀死那欺压他、凌辱他的日本警察而最后自杀。当然，这种以死拼死的复仇方法不一定值得称道，但却是日据时期劳动人民被逼不得不铤而走险的真实写照。“只有真的声音，才能感动中国的人和世界的人”^①，秦得参“这一个”人物形象，正以它的真实性和典型性而感动着读者。

^① 鲁迅：《三闲集·无声的中国》。

《丰作》中的蔗农添福，却与秦得参完全不同。他一心想着自己用比别人多三、四倍劳力种植的甘蔗准赚钱，甚至可得到日本制糖会社的一笔奖金。所以，当会社任意剥夺蔗农利益时，他虽不满，却不敢和其他人一起去包围制糖会社，怕会社不发他奖金。看到自己的同胞因反抗会社被驱被押，他吓得心惊胆战，不敢救助。表现了添福的胆小怕事、自私自利。等到割蔗结束，原来应得奖金的添福却因会社的克扣斤两（在磅秤上弄鬼，至使蔗农每万斤损失四千斤）而弄得连耕作成本费都拿不回来，他的痛惜、他的愤怒、他的怨恨都是不言而喻的，然而他却连查问、申诉都不敢，只在私下叫骂：“伊娘哩，会社抢人！”这种胆小怕事、敢怒而不敢言的性格特征，在日本殖民政府强权统治下的台湾社会，似乎更有普遍性。如《不如意的过年》中被“查大人”任意欺凌的一群，《惹事》中的农民，在最后关头还是不愿一致起来反抗“大人”，而向环境妥协。通过这些小说，作者既揭露了日本殖民者利用政治上的特权对台湾人民进行残酷的经济掠夺的罪行，也含蓄地批评了那些深受封建思想毒害、能忍就忍、能妥协就尽量妥协的不敢斗争或不甚明白团结斗争重大意义的怯弱者。而所有这些被威逼、被残踏的人，不管是接受现状，还是被逼得起而反抗，都是当时台湾殖民社会中人民的缩影，通过他们，我们看到日据时期广大台湾同胞悲惨生活的真相。作者对这些人物的描写，有赞叹，也有怨其不争式的指责，但笔尖都是蘸满感情，和着热泪的。如小说《一杆称子》写完之后，作者情不自禁，又添一笔：“这一幕悲剧，看过好久，每欲描写出来，但一经回忆，总被悲

哀填满了脑袋，不能着笔。”这“不能着笔”而最后又着了笔，正是作者强烈的民族感情不发不快的结果。而对为中年寡妇被诬告鸣不平，并揭发日本警察的青年知识分子丰（《惹事》），以及为帮助穷人夺回墓地，而与他的东家——恶霸地主斗争到底的穷书生林先生（《善讼的人的故事》）的刻画，那敬佩、挚爱之情，更是溢于言表。如林先生被官府抓进监牢后，众百姓打进县衙门，大叫：

“放出我们林先生来！”

“还我们林先生来！”

这声声呼喊，包含老百姓对统治者多少仇恨，流露出人们对林先生多少深情！但当地是恶霸志舍（台语：志舍即老爷）的势力范围，在“有钱能使鬼推磨”的旧台湾，穷人的诉讼终因官府与志舍的勾结而失败了。可贵的是林先生不屈服，毅然回国，向福建省政府再告，终于在祖国人民的帮助下取得了胜利。在这里，小说一方面突出了林先生见义勇为，敢于斗争和善于斗争，另一方面又含蓄地表明台湾是祖国的一部分，它当时是直接受福建省管辖的。当然，这篇根据民间故事而写的小说，故事情节稍嫌简单，有些应该交代的也没交代，这是它的不足处。

对于反面人物的刻画，赖和则运用讽刺手法，笔锋是尖锐的。他写此类人物不从经历入手，兴趣不放在故事情节上，他的着力点常常是廓大人物性格最刺目的特征和外观的形态，使反面形象浮雕化、漫画化，以突出人物最本质的特征。

赖和对残暴、专制的警察巡捕之类的人物刻画，常常运用这一手法，并通过对这些助桀为虐者的讽刺和揭露，直接抨击日本殖民当局。因为殖民者对台湾人民的奴役，是通过警察制度来实现的。每一个警察巡捕，都掌握着台湾人民的生杀大权。如作者以漫画手法，突出任意打骂、扣押卖油炸烩的“大人”的“德行”（小剧《不幸的卖油炸烩的》）；以嘲弄的笔墨，描写警察巡捕在冲散看戏群众、抓人抢货之后，还到医生家跃武扬威，以羞辱不能抗议的医生（《辱?!》）。在《不如意的过年》这篇小说里，作者从大量的假、丑、恶事物的矛盾现象中，撷取、熔铸查大人的统治心理和凶暴行为，进行辛辣的讽刺和有力的鞭鞑。查大人因为今年过年的礼物收得少，心理上“以为这是管辖区内的人民不怕他，看不起他的结果”。为建立“威信”，使人怕他，他动不动就打人骂人，对小商贩“一动手就是人倒担子翻”，对住家民户索取种种“罚金”，更以破坏“度量衡规矩”为理由，折断店铺的称仔，甚至在好讲公理的“文化人”面前任意凌辱民众，以获得进攻的新目标。这个凶恶的鹰犬，最后将满腔怒火发泄在一个孩童身上，而且明知孩子无罪，但“做官的还是官的威严要紧”“做官的不会错”，为了维护“威严”，仍然将无辜的孩童抓进衙门，跪在黑夜里，而他自己则饮酒作乐欢度除夕去了。作者将查大人冷酷的贪婪，凛冽的凶相，巧取豪夺的手段，揭露得淋漓尽致。而“这一个”每一个毛孔都充满占有欲与统治狂的日本警察形象，就象浮雕一样，站在读者面前，真是力透纸背，真光烛人。

同样地，对那些在殖民政府统治下苟且偷生、甚至巴结

奉承的旧知识分子的描写和刻画，作者的笔锋也是无情的。在《棋盘边》，作者用一幅对联，就概括出此类人物空虚的生活和卑污的灵魂：

第一等人乌龟老鸨，
唯两件事打雀烧鸦（指打麻将、吸鸦片）。

在《一个同志的批信》中，作者更把愤怒与憎恶，凝聚在形象的讽刺画面里，撕下了有闲有钱者施灰的一张人皮。这禽兽不如的东西，把被关在监牢中的穷朋友的生命当儿戏，初则把应给朋友治病的钱用于饮酒作乐，继而把它作为“乐捐”（把钱捐给殖民当局）向统治者献媚。最后，这无耻之徒竟对着那封来自狱中的生命垂危者的信，发出“这是你的命运啊！”这样阴冷、狠毒的感叹，实在令人发指。在赖和为我们塑造的诸多典型形象中，又增添了施灰这个“落伍者、向后转”而实际上已经堕落为叛徒的反面形象，是赖和对台湾新文学的又一贡献。

综观赖和的小说创作，我们常常为作品强烈的民族意识和作者在字里行间流露的爱祖国、爱人民的思想所感动。在创作方法上，他注意继承和运用我国传统的白描手法，语言质朴，为使作品“平民化”，在能用方言的地方尽量选用台语，人物对话既有个性又有鲜明的地方色彩，生活场景的描写，也处处流露出浓厚的乡土气息，后人因此又称赖和为“台湾乡土文学的创始人”^①。

^① 周青：《也谈台湾文学》。